

# 桔梗科植物黨參之本草學考察

林子超<sup>1</sup> 張君儀<sup>1</sup> 柯裕仁<sup>2</sup> 陳忠川<sup>2</sup> 郭昭麟<sup>2</sup>

<sup>1</sup>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研究所

<sup>2</sup> 中國醫藥大學 中藥資源學系

( 96 年 5 月 13 日受理，96 年 6 月 6 日接受刊載 )

黨參具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渴之功效，為常用中藥。該藥明以前歷代諸家本草均未見記載，亦無該植物附圖可資比對。殆清代後，始見黨參收錄於各醫藥典籍。初步文獻探索，歷年來對於黨參首載之醫藥著作為何，諸多專家學者各有不同看法及依據。「上黨人參」之名，造成後世對於黨參、人參於本草中來源植物究竟為何紛爭。1981年日本教授柴田承二，提出張仲景和鑿真時代所用的人參是桔梗科黨參的觀點，全盤否定了中國應用人參的悠久歷史。本研究利用本草古籍及中醫藥資料庫比對查證方式，從藥材來源植物原生之地理環境、原植物形態、歷代藥材朝貢制度及日本現今收藏最古老人參標本驗證等四方面進行考察。證實清代吳儀洛所著本草從新(1757)應為黨參最早且最為詳實之黨參收載紀錄。由黨參與人參用名之探討，唐以前本草所記載之人參應為五加科植物人參無誤，但唐代至明代間似無嚴格區分使用，迄至本草從新後，黨參之正、偽始有詳實鑑別。本研究旨在正本清源，真藥實用，鑿誤用之源。希冀給予未來研究黨參藥材者，有溯源推本之用。

**關鍵詞：**黨參，中藥材，本草考察

## 前 言

黨參為補氣要藥，中藥典籍記載：味甘，性平，治肺虛，益肺氣，補中氣，生津，和脾胃，除煩渴。現代藥理研究證實，具抗疲勞、增進食慾、增強免疫、補血、降血壓與增強胃黏膜細胞保護等作用。黨參之臨床使用量常為用量排行中之前十。

全球黨參屬(*Codonopsis* WALLICH)植物共60餘種，中國大陸和台灣計有39種之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收載黨參為桔梗科(Campanulaceae)植物黨參*Codonopsis pilosula* (FANCHET) NANNFELDT、素花黨參*C. pilosula* NANNFELDT var. *modesta* (NANNFELDT) L. T. SHEN或川黨參*C. tangshen* OLIVER的乾燥根。

黨參之名一般咸認為始見於清代吳儀洛之本草從新，但亦有部分文獻及學者對於黨參名稱，究首載於何本著作存有不同看法。考察歷代醫藥典籍，若以“黨參”為實際正名，則確僅於清代以後之本草始見。若以“上黨人參”之名論之，則對“黨參”及“上黨-人參”名稱於諸家本草混用，有著極大的爭議。此為本文之研究動機，希冀藉由黨參之本草考察研究，能對黨參與人參之本草源流，有正本清源作用。

---

聯絡人：郭昭麟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 中藥資源學系，404 台中市學士路 91 號 互助大樓八樓，  
E-mail: clkuo@mail.cmu.edu.tw，Tel: +886-4-2205 3366 ext.5202，Fax: +886-4-2207 0439

## 研究方法

### 一、飲片性狀觀察與鑑別

- (1) 原產地標本採集及地名探索：黨參 *Codonopsis pilosula* (FANCHET) NANNFELDT、素花黨參 *C. pilosula* NANNFELDT var. *modesta* (NANNFELDT) L. T. SHEN 採於甘肅省渭源及武都 GAP 示範栽培區及山西省五台山山麓。
- (2) 飲片標本收集：黨參 *Codonopsis pilosula* (FANCHET) NANNFELDT、人參 *Panax ginseng* C. A. MEYER 購自台中市健行路聯X藥房及竹南鎮金X安公司。

### 二、文獻資料蒐集

- (1) 依歷代經、籍、志、典，現代網路上搜尋與黨參相關之資料及參考中醫藥軟體資料庫。
- (2) 進行古本草文獻考察及研究，首繪歷代諸家本草系統圖，次依諸家本草刊行次序，年代夾擊搜尋主題。

#### 一、黨參之藥名考訂-「本草從新」

黨參出典考察，以往均稱出自本草從新<sup>1</sup>，但殷（2001）<sup>2</sup>黨參商品名稱辨析文中指出：黨參之名始見清百草鏡；另2002年出版中國高校教材中藥學<sup>3</sup>則記載其出自增訂本草備要。據王（2005）之考察<sup>4,5</sup>，近代中藥學著作中藥學概論<sup>6</sup>（1958）一書為最早明確記載黨參之名乃首出自本草從新者。爾後，大部分的中醫藥教科書及相關的著作、論文等均認同了這一出處。

按本草備要為清代汪昂所著，共4卷，成於1694年；而本草從新則完成於1757年，兩本著作之時間相差了63年。本草備要成書較早，而本草從新為後。考察增訂本草備要一書，於各古籍資料庫及圖書館古本均未見有此書籍收藏，直到黨參出典小考<sup>4</sup>一文中，敘述增訂本草備要收載於汪昂醫學全書<sup>7</sup>中，考察其內容，與坊間增補本草備要<sup>8</sup>完全相同，沒有差異，應為“補”“訂”字誤之謬。在增訂本草備要中，黨參乃收載於其卷二、草部二之新增藥物品項中，該書中新增品共計有黨參、西洋參、東洋參……等27種。

據王<sup>4</sup>之推論，本草備要為汪昂之原作無誤，但增訂本草備要之增補部分應為後人所加，而非汪昂之作，且推測其成書時間最早應在本草綱目拾遺成書的1864年之後。因增訂本草備要中新增補藥物其重複記載藥物太多，有移花接木之嫌。該書號稱新增藥物達64種，但品項內容重複。例如“芭蕉根”在汪昂醫學全書中首見於367頁，但又列入新增品，而見於385頁；增補本草備要卷五收載之“石蟹”，卻又列入新增品，其內容基本上完全相同。另外，新增品中還有“各種藥露”計25種。

這些新增品種，使人疑竇叢生。如範志神曲在本草綱目拾遺<sup>9</sup>已詳細地記述；中國歷代醫家傳錄<sup>10</sup>指出該品創製於雍正11年（1733），而汪昂卻卒於更早的1699年<sup>11</sup>。再如，“薔薇露”之注釋更有“言多語失”現象。本草綱目拾遺記載：「薔薇露，出大食、占城、爪哇、回回等國，番名：阿刺吉，灑衣經歲，其香不散，能療心疾，以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回，泡周上下者真，功同酥糜露，皆可以澤肌潤體，去發脂膩，散胸膈鬱氣。又一種內地薔薇露，係中土薔薇花所蒸，專治溫中達表，解散風邪」<sup>9</sup>；而增訂本草備要則收載：「薔薇露，氣香味淡，溫中達表。今人有用野薔薇露者，能透熱，解暑毒、瘡癩

毒。」且小字注解曰：「趙恕軒引大食諸國所出為薔薇露，雖自矜其博，亦未免不思之甚矣。」<sup>8</sup>顯然譏諷趙“自矜其博”，亦道出了材料出處。再者，增訂本草備要中只記載寥寥數語（圖 1），未如本草從新記述之詳實。

殷（2001）於黨參商品名稱辨析<sup>2</sup>中稱：「黨參之名始見於清百草鏡。」考察下只知百草鏡乃為趙楷所著，未能尋得原書或全文。但得資料，略知清代趙學敏、趙楷二人乃為兄弟，且皆為醫藥學家，趙楷曾於其所居之“養素園”中“區地一畦為栽藥圃”，著有百草鏡八卷，書中收載之藥，即是養素園親栽的品種。趙學敏撰著本草綱目拾遺時，曾引用百草鏡中資料。云：「草藥為類最廣，諸家所傳亦不一其說，余終未敢深信，百草鏡中收之最詳。茲集間登一二者，以曾種園圃中試驗。」

其後，果於本草綱目拾遺中尋得百草鏡中關於黨參之記載：「黨參，一名黃參，黃潤者良，出山西省潞安、太原等處，有白色者，總以淨軟、壯實、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黨參，老而大者名防黨參，味甘性平，治肺虛，能益肺氣」。本草綱目拾遺成書於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書中雖提及“上黨參”一名，但未見敘述形態特徵等，該書較本草從新（1757）晚八年出刊，可以確認非黨參首載之作。

本草從新<sup>1</sup>為清代乾隆年間吳儀洛所著，原序曰：「余不揣固陋，取其書重訂之，因仍者半，增改者半，旁掇舊文，參以涉歷，以擴未盡之旨，書成，名曰本草從新。」本草從新成於1757年，書中首見將“上黨人參”稱之為“黨參”。吳氏對黨參的描述：「黨參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甚為平妥……今真黨參久已難得，肆中所賣黨參，種類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風黨參，性味和平，足貴。」且進而指出其形態鑑別的要點為：「根有獅子盤頭者真，硬紋者偽也。」這“獅子盤頭”特徵（圖 2）與今中藥典黨參所用品在形態及功用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是以王<sup>4</sup>稱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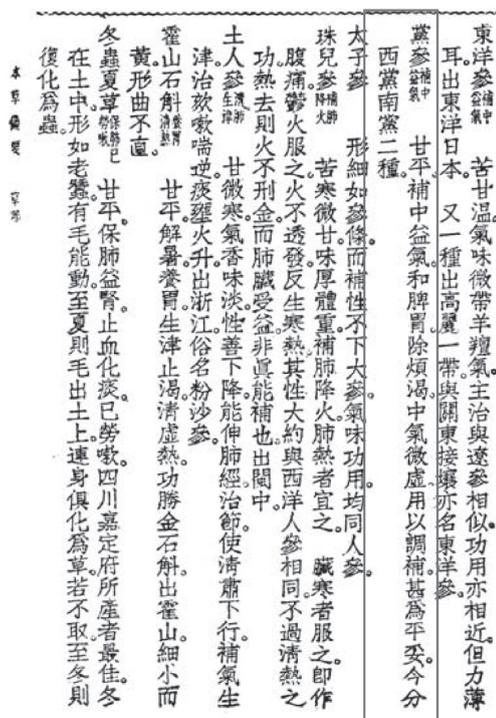


圖 1 收載原文（增訂本草備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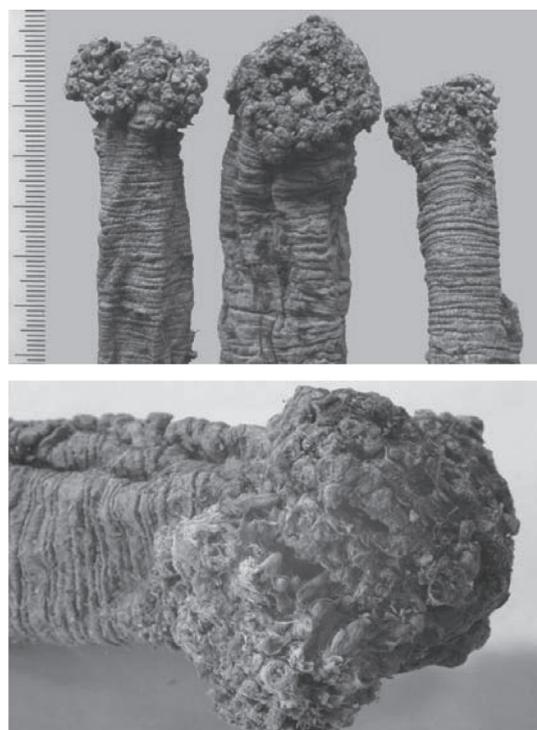


圖 2 黨參「獅子盤頭」特徵

吳氏的一大貢獻，而且意義重大。因為它不僅明顯區分了人參、黨參兩者的功能差異，而且指出“獅子盤頭”者才是真黨參。今將歷代古籍考察中，宣稱首載黨參之本草著作，依其成書時間及內容詳實度做一比較，見表 1。可以發現，無論以時間之先後或是內容之完整性而論，黨參出典的桂冠戴在吳儀洛頭上，應是當之無愧的。

表 1 以「黨參」為名收載之本草原文

名稱	刊印時間（西元）	內容記載
<u>本草從新</u>	1757年	“按古本草云：參須上黨者佳。今真黨參久已難得，肆中所賣黨參，種類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風黨參，性味和平足貴，根有獅子盤頭者真，硬紋者偽也。”“補中氣、生津。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甚為平妥。”
<u>百草鏡</u>	1765年	黨參，一名黃參，黃潤者良，出山西 <u>潞安</u> 、 <u>太原</u> 等處，有白色者，總以淨軟壯實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黨參，老而大者名防黨參，味甘性平，治肺虛，能益肺氣
<u>增訂本草備要</u>	1864年後	黨參。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甚為平妥。今分西黨、南黨二種。

## 二、黨參、人參本草藥名考及其沿革

黨參為桔梗科（Campanulaceae）植物黨參（*Codonopsis pilosula* (FANCHET) NANNFELDT）及同屬近緣植物之乾燥根，功能為補中益氣，健脾胃；人參則為五加科（Araliaceae）植物人參（*Panax ginseng* C.A. MEYER）去鬚根之乾燥根，主用於大補元氣，益陰血，生津，補肺，安神。

黨參與人參同為補益用藥，大凡古方中用人參者都可用黨參代替。依藥效作用而言，黨參與人參具有部分相似的功效。但此兩者於原植物藥材與飲片之外觀差異甚大。歷代以來，由於“上黨人參”一辭，難以達意，遂造成對於原植物之來源有所爭議。主張“上黨人參”為五加科人參者，乃是依據宋代蘇頌圖經本草中<sup>12</sup>，其所描繪之圖文可確認為五加科人參（圖3）；而認為“上黨人參”應為桔梗科植物黨參者，乃是依據圖經本草中所記載：“參以上黨者佳”，而今日山西省之上黨卻僅見多產黨參，並無五加科人參之分佈。以後兩方各舉證論述，爭議多時。今謹就二爭議藥材原植物生長之地理環境、植物形態、歷代藥材朝貢制度及日本收藏之標本等四方面，來進行考察研究並驗證分述。

### （一）原植物生長的地理環境

清代張璐本經逢源（1695）：「黨參產山西太行者，名上黨人參，雖無甘溫峻補之功，卻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參之性寒專泄肺氣也。」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引翁有良辯誤云：「黨參功能，可代人參，……古名上黨人參，產於山西太行山潞安州等處為勝。」

自本草經集注即有“人參出上黨及遼東”之記載<sup>13</sup>。上黨即今山西省長治市一帶，屬於太行山脈分佈，其中以產於壺關縣紫團山者名紫團參為最優，宋、元以降，由於太行山等地諸山“皆童矣”<sup>14</sup>即森林植被破壞，所以人參絕跡。到明代參園乃“墾而田”，「即有，也不過蔓草之類耳，按名索實，失之遠矣。」這似也證明“上黨人參”已演變為“蔓草”之類的黨參。黨參為桔梗科植物，蔓生，這與五加

科人參是有所區別的，所以清初張璐在本草逢原一書中論述人參時說：「產山西太行山者，名上黨人參，雖無甘溫峻補之功，卻有甘平清肺之力」<sup>15</sup>。記載中雖無形態描述，惟從甘平清肺的功效而言，這種“上黨人參”應是黨參。近代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提出：「今之黨參，即古之人參，為其生於山西之上黨山谷，故曰黨參。」<sup>16</sup>其後陸續有人提出相同的看法<sup>17-20</sup>。

何（2001）<sup>19</sup>根據產地環境，提出“上黨黨參”即是人參的理由為：「人參於神農本草經記載：“生山谷。”<sup>21</sup>；說文解字記載：“出上黨。”<sup>22</sup>」；吳普本草記載：“或生邯鄲。”<sup>23</sup>。山谷，可能指的就是太行山之山谷，太行山位於山西高原與河北間。為古老之褶皺山脈“多橫穀。”<sup>24</sup>上黨為郡名。戰國時韓、趙各置一郡，其後韓郡併入趙，入秦後仍有設置。壺關（今長治市北），西漢移至長子（今長子西）。其轄境相當於今山西省之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之地。東漢末年移至壺關<sup>25</sup>。如以河北省涉縣為中心，大約向左右延伸緯度1度，南北延伸經度半度的長方形範圍內，就是吳普本草所說的人參產地<sup>26</sup>。即山西省太行山，與現今桔梗科黨參道地藥材的產地相當一致。

## （二）原植物的形態

黨參為草質藤本植物，有淡黃色乳汁，具濃臭味。莖多分枝，疏生白色刺毛。根為扁圓柱形，外表淡黃色，有明顯縱溝，蘆頭有密集芽痕及莖痕，被稱為“獅子盤頭”。近蘆頭處有密緻橫皺紋，漸至下部漸稀。質堅脆，有韌性，難折，斷面不規則，白色。人參為多年生草本，掌狀複葉輪生莖端，一年生時為3葉組成，第二年再生一複葉由5小葉組成。主根為圓柱形，表面淡黃色，上部有橫紋。根莖有稀疏碗狀莖痕（碗）及一至數條不定根，支根2~6條，末端多分枝，有鬚狀根，其上有細小疣狀突起（珍珠點）。黨參及人參二者根部藥材外觀形態差異甚多，易於辨別。

唐顯慶二年（西元657年）蘇敬為首的20餘人，奉勅在神農本草經集注的基礎上重新編修本草。稟持“上稟神規，下詢眾議”，其保留神農本經、名醫別錄體例和順序，“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編撰而成唐本草又稱新修本草，成為古代中國的第一部國家藥典，該書在當時具有很大的權威性<sup>27</sup>。在新修本草書中齊尼項下對“上黨人參”之描述為：「人參苗似五加而闊短，莖圓，有三、四極，極頭有五葉」，這顯然指的是五加科人參。其後諸家本草對人參形態之說明及描繪之藥圖均同。但直到清代乾隆年間，吳儀洛本草從新始見「黨參」之藥名，將“上黨人參”直稱“黨參”，並明確指出其形態鑑別是“根有獅子盤頭者真，硬紋者偽也”。

何<sup>19</sup>曾以描述形態之文獻佐證，其文指出，東漢·王符潛夫論：「疾當得真人參，反得萊菔，已不識真而飲之，病浸以劇，不知為人所欺也」。萊菔即蘿蔔，可見東漢時已有人將蘿蔔根偽充人參情況。桔梗科黨參的根，長圓柱形，外皮乳黃色至淡灰棕色，有縱橫皺紋，其主根與蘿蔔根有些相像。而五加科人參在古代應是野生之品，即野山參。其根形是“主根粗短，多具2個支根而呈人字形或圓錐形……鬚根細長，有明顯的疣狀突起……根莖細長，常與主根等長或更長”<sup>28</sup>，與蘿蔔根的形態是明顯不同的。如以形態而論，前文所稱人參概為桔梗科黨參。何又進一步指出，本草經集注中陶弘景云：「薺，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sup>29</sup>。又圖經本草記載：「薺，春生苗，莖似人參而葉小異，根似桔梗根，但無心為異」<sup>29</sup>。而圖經本草中所載的滁州人參<sup>30</sup>（圖3）更似沙參屬（*Adenophora* FISCH.）植物。為何歷代都有桔梗科薺、桔梗科桔梗和桔梗科沙參混充人參的情況呢？此乃這三者和桔梗科黨參都是同一科植物，所以有相似的根部形態。據以推論古方中的人參為桔梗科黨參。

至於五加科人參的植物形態與這三者有明顯的區別，正如新修本草所云：「苗似五加闊短，莖圓，

有三、四椹，椹頭有五葉，陶引齊亂人參，謬矣！」<sup>31</sup>

### (三) 歷代藥材的朝貢制度

鄒<sup>32</sup>考證，上黨和遼東人參在唐、宋時期，均作為朝貢物品，顯然當時上黨地區官員不可能用黨參冒充人參上貢朝廷。必以“真人參”進貢。但是到明初高帝時上黨產人參已較少。根據明史·食貨志記載：「太祖洪武初卻貢人參，以勞民故也」，下詔以後不必進貢。可見當時上黨地區人參資源已逐漸枯竭；但逐漸枯竭並不等於完全絕跡。光緒年間之長治縣誌中仍記載：「今藥肆所貨潞參者皆黎城所種」<sup>33</sup>。清初，在上黨地區人參資源逐漸枯竭的情況下，顯然已有人將當地產的黨參挖出作為“上黨人參”上市。鄒認為在清代本草和地方誌中均有據可查。例如張璐在本經逢源用“上黨人參”為黨參名，其於論述人參的甘溫峻補功效後，提到：「產山西太行者，名上黨人參，雖無甘溫峻補之功，卻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參之性寒專泄肺氣也」，此一“名上黨人參”即“所謂的上黨人參”。從張璐對人參論述之全文內容分析，“名上黨人參”所指的植物應是黨參。此亦可從潞安府志（1726）中得到輔證，卷八“物產篇”中，將黨參列為首位，並注釋曰：「古有人參……今所出惟黨參」<sup>33</sup>。黃宮繡之本草求真（1769）亦明確指出：「山西太行新出黨參，其性能清肺，並無補益，與久經封禁真正之黨參絕不相同；即山西太行山新出之黨考之，張璐亦謂甘平清肺，並非等於真正黨參，確有補益。今人但見參貴，而即以此代參，不亦大相徑庭乎？」<sup>34</sup>，該文中特別強調太行山新出的黨參不是真人參。

由於當時黨參新出，尚無正式名稱，張璐把此一黨參稱為之為“名上黨人參”，黃宮繡則把上黨產的真人參稱為：“真黨參”。嚴潔得配本草（1761）又把黨參稱為“上黨參”，若未詳細分析真正所指植物為何，單從藥名認之，就會引起誤解。

本草從新之前的歷代諸家本草從未有根部藥材外觀“獅子盤頭”的記載，但其論著中，此一黨參特徵與今天所用者，在形態上是一致的。此點意義相當重大，也因此區分了人參、黨參的差異，並且明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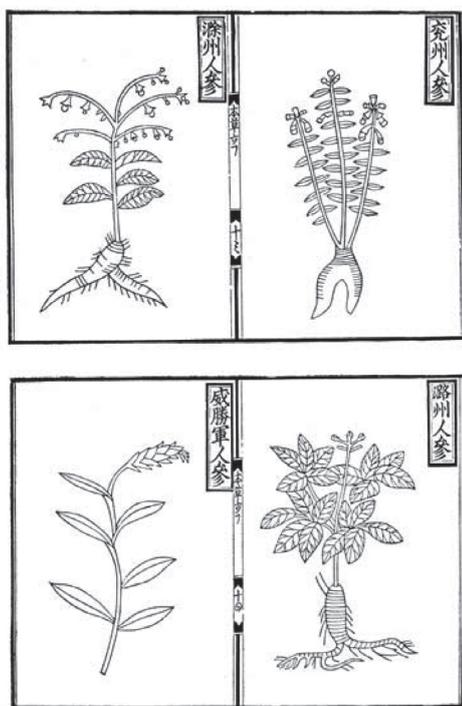


圖3 人參（圖經本草）



圖4 黨參（植物名實圖考）

指出黨參以獅子盤頭者乃真，給予以後黨參、人參的鑑別奠定了基礎。其後清末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更進一步指出：「黨參今係蔓生，……俗以代人參，殊欠考檄」，並繪有黨參植物圖（圖4）供比對參考，更清楚釐清了當時黨參與人參的不同。

#### (四) 日本收藏的標本驗證

1981年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柴田承二在藥用人參及其研究與進展的緒論中，提出張仲景和鑒真時代所用的人參是桔梗科黨參的觀點，全盤否定了中國應用人參的悠久歷史，並因此引發了一場關於人參、黨參史源的國際性爭論。

唐代時，鑒真和尚（688-763 A.D.）攜弟子六次東渡日本傳經送寶。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一直將漢方醫藥當為主流。日本藥學家柴田和久認為是鑒真大師把中國人參帶至日本的。日本奈良時代最大的博物院“正倉院”是日本珍藏寶貴文物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多種中藥材。據日本正史之一的續日本記記載，日本最早首見人參，是在西元739年渤海使來訪時所帶來的。

日本學者為文否定中國人參的使用歷史，引發中國學者宋承吉等人，依據大量史實資料，發表論文<sup>35-38</sup>指正其錯誤，引發了論戰，此也導致了日本以朝比奈泰彥為首的學者們，對“正倉院”的藥物進行了第一次考察。從生藥學方面鑑定，確認珍藏的“北生藥122號”為正品野山參。之後，又由柴田承二教授對“北生藥122號”之藥材，用雙波長薄層掃描法作了化學成分分析後，坦承日方原來論述錯誤。確認此生藥與現今栽培的人參，所含成分完全一致，並於日本植物研究雜誌上發表論文<sup>39</sup>，確認中國唐代時期傳到日本人參是五加科人參，而不是黨參。此一珍藏的人參藥材，也是現今世上已知最古老人參標本。

### 三、歷代諸家本草所錄黨參、上黨人參原文考

明代和明以前的歷代本草如神農本草經、圖經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藥籍中，均未見現今桔梗科黨參相關的文字描述，亦無相近的植物圖。此或可推測在明代之前黨參尚未入藥，也沒有用黨參代替人參或與人參混用的記錄，今將歷代諸家本草所錄黨參原文摘錄（表2）。

表2 歷代諸家本草所錄黨參原文

1637	明代	<u>本草征要</u>	<u>李中梓</u>	第一卷 通治部分 補益藥(一)補氣上黨人參：味甘，性平，無毒。入脾、肺二經。補中益氣，脾肺均宜。健脾運而中宮不燥。滋胃陰而胸膈不泥。潤肺而不犯寒涼、養血而不偏滋膩。中氣微弱、氣短心悸。食少便溏、體倦易疲。
1695	清代	<u>本經逢源</u>	<u>張璐</u>	“產 <u>山西</u> <u>太行</u> 者，名上黨人參，雖無甘溫峻補之功，卻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參之性寒專泄肺氣也”
1726	清代	<u>潞安府志</u>	<u>孫文采</u>	卷八 物產篇：“古有人參，今所出惟黨參”
1757	清代	<u>本草從新</u>	<u>吳儀洛</u>	卷一 草部：按古本草云：參須上黨者佳。今真黨參久已難得，肆中所賣黨參，種類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風黨參，性味和平足貴，根有獅子盤頭者真，硬紋者偽也。” “補中氣、生津。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甚為平妥。”

1761	清代	得配本草	嚴潔	<p>卷二 草部：上黨參。甘，平。入手足太陰經氣分。補養中氣，調和脾胃。得黃，實衛。配石蓮，止痢。君當歸，活血。佐棗仁，補心。補肺，蜜拌蒸熟。補脾，恐其氣滯，加桑皮數分，或加廣皮亦可。氣滯怒火盛者禁用。上黨參膏 清肺金，補元氣，開聲音，助筋力。制膏法：用黨參軟甜者一斤切片，沙參半斤切片，桂圓肉四兩，水煎濃汁，滴水成珠，用瓷器盛貯。每用一酒杯，空心滾水沖服，沖入煎藥亦可。</p>
1765	清代	本草綱目拾遺	趙學敏	<p>卷三 草部上：上黨參。本經逢原云：產山西 太行山者，名上黨人參。雖無甘溫峻補之功，卻有甘平清肺之力。不似沙參之性寒，專泄肺氣也。百草鏡云：黨參，一名黃參，黃潤者良，出山西 潞安 太原等處。有白色者，總以淨軟壯實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黨參。老而大者，名防黨參。味甘性平，治肺虛，能益肺氣。</p>
1765	清代	本草綱目拾遺	趙學敏	<p>卷三 草部上：防風黨參。從新云：古本草云參須上黨者佳，今真黨參久已難得，肆中所市黨參，種類甚多，皆不堪用。惟防黨性味和平足貴，根有獅子盤頭者真，硬紋者偽也。白黨即將此參煮晒已成，原汁已出，不堪用。翁有良辨誤云：黨參功用，可代人參，皮色黃而橫紋，有類乎防風，故名防黨。江南 徽州等處呼為獅頭參，因蘆頭大而圓凸也，古名上黨人參。產于山西 太行山 潞安州等處為勝，陝西者次之。味甚甜美，勝如棗肉。近今有川黨，蓋陝西毗連，移種栽植，皮白味淡，類乎桔梗，無獅頭，較山西者迥別，入藥亦殊劣不可用。味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惱，解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甚為平安。</p>
1769	清代	本草求真	黃宮繡	<p>上篇 卷三散劑 散寒：黨參（山草）宣肺寒清肺熱 人參而有上黨之號（專入肺）蓋緣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后。去宅一里許。見參異常。掘得人參。一如人體云。又上黨人參。根頗纖長。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岐者。其價與銀相等。遼東 高麗 百濟諸參。均莫及焉。李時珍云。上黨 潞州也。民以人參為地方害。不復采取。今所用者。皆是遼參。觀此則知諸參惟上黨為最美。而上黨既不可采。豈復別有黨參之謂哉？近因遼參價貴。而世好奇居異。乃以山西 太行山出之苗。及以防風桔梗齊偽造。相繼混行。詎知參有不同。性有各異。防風桔梗乃屬表散風寒傷氣之味。人參甘溫乃屬補肺益氣之味。即山西 太行山新出之黨考之。張璐亦謂甘平清肺。并非等于真正黨參。確有補益。今人但見參貴。而即以此代參。不亦大相徑庭乎？且余嘗見虛弱之症。亟當人參峻補。以救垂絕。而醫猥用黨參替代。以致病卒不起。并令豪貴之家朝夕代茶。以致肺受剝削。病潛滋長。此皆誤用之害。人但習而不察耳。附記以為世之粗工妄用黨參戒。</p>

1785	清代	松峰說疫	劉奎	卷之二 論治 用黨參宜求真者論：疫病所用補藥，總以人參為最，以其能大補元氣。加入解表藥中而汗易出，加入攻里藥中而陰不亡，而耆、朮不能也。則年高虛怯而患疫者，有賴于人參為孔亟矣。第參非素丰家莫能致，無已則以黨參代之。夫古之所謂人參，即今之所謂黨參也。故古有上黨人參之號。上黨者何？即山西之潞安府也。今日上黨所出者，力雖薄弱而參性自在，其質堅硬而不甚粗大，味之甘與苦俱而頗有參意，第較之遼參色白耳。憶四十年前，此物盛行，價亦不昂，一兩不過價銀二錢。厥后，有防黨、把黨者出，止二錢一斤，而藥肆利于其價之賤，隨專一售此，而真黨參總格而不行，久之且并不知真者為何物，而直以把黨、防黨為黨參矣。豈知今之所謂把黨、防黨者以其摺作把，故以把名，以其形類防風，故以防名也。將此物加入瘟疫藥中，又焉能扶正而除邪也哉。用黨參者，必當向潞安求其真者而用之，方能奏效。但真者不行已久，聞之濟寧藥肆中尚有，而他處則鮮矣。
1797	清代	神仙濟世良方	柏鶴亭	上卷 葛真人制黨參代人參法：要真潞黨，河南、陝西者不用。用盤盛之，加大米數撮，用碗蓋好，蒸三次，換米三次，用參去米。其米加薏仁米熬粥飲之，亦有大益。
1797	清代	神仙濟世良方	柏鶴亭	下卷 呂祖論黨參可代人參法又附經驗方 呂祖曰：此書既成，人有不能用者，方內人參太多，貧人不能用，吾故告之。貧人與膏粱子弟與富貴中人不同，即飲食色欲具輕，如將前方藥味減去其半，用黨參照人參分兩用之，雖不能全愈，十人中亦可救其三四也。將此刻在方后，吾憐憫貧人之心，囑鶴等知之，并令世人知之耳。
1840	清代	本草分經	姚瀾	足太陰脾（補）：黨參。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性味重濁，滯而不靈，止可調理常病，若遇重症斷難恃以為治，種類甚多，以真潞黨皮寬者為佳。
1848	清代	植物名實圖考	吳其濬	卷七 山草類：“黨參，山西多產。長根至二三尺，蔓生，葉不對，節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開花如沙參，花色青白，土人種之為利，氣極濁。”（並繪有黨參植物圖。）
1862	清代	本草害利	凌奐	肺部藥隊 補肺次將：潞黨參。〔害〕同人參。〔利〕甘平，補中氣，和脾胃，補肺，益氣升津，微虛者宜之。〔修治〕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曝干，勿令見風。上黨（即今潞州）所出者良。
1864	清代	增訂本草備要	汪訥庵	草部：“黨參。甘平，補中益氣，和脾胃，除煩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甚為平妥。今分西黨、南黨二種。”

1903	清代	藥性切用	徐大椿	卷之一上 草部 潞黨參：味甘微溫，補益中氣。臟平無火，元氣微虛者宜之。有一種西黨參，微甘帶辛，宜入補托藥用。白黨參：氣味辛劣，用之發散虛邪，不入補劑。紅黨參：味甘性潤，益血補虛，最為平穩，但力薄耳。
1929	民初	本草正義	張山雷	黨參補脾養胃，潤肺生津，健還中氣，本與人參不甚相遠。尤為可貴者，則健脾還而不燥，滋胃陰而不濕，潤肺而不犯寒涼，養血而不偏滋膩

明代本草征要（1637）中有關黨參藥性的描述，首載其：「味甘，性平，無毒。入脾、肺二經。補中益氣，脾肺均宜。健脾運而中宮不燥。滋胃陰而胸膈不泥。潤肺而不犯寒涼、養血而不偏滋膩。中氣微弱、氣短心悸。食少便溏、體倦易疲。」推論此時醫家似對黨參已發現有別於正統人參的功效。而直到本草從新出書才首次記載植物藥材形態的描述，也才初步能真正區別出黨參、人參之來源為不同植物。

## 結 論

“上黨人參”之原植物為黨參或人參之爭論，起源於文字解讀差異，造成“上黨-人參”與“黨參”爭議。就此雙方面爭議觀點的考察，雖各有其支持的論據，惟以藥材植物原生之地理環境而言，與今桔梗科黨參之產地相當一致。

就形態方面的考證，新修本草始敘人參“三椹五葉”。從此特徵應可認其為五加科人參，但亦有學者從反面，指出其為替代品，出現反證，而指出應為桔梗科黨參。

經由歷代人參作為貢品的考證，發現自清代後，上黨地區的人參已幾稀，進而出現黨參崛起替代。

日本正倉院收藏之標本分析驗證唐代時期使用人參，確為五加科人參。

歷年以來，有關上黨人參與黨參之爭議，均由各自之觀點論證，但若採非一即二之論斷，未免失之偏頗，亦無意義。實際上古代本草中所論及之“上黨人參”，並無嚴格定義、形態描述以及藥圖可資佐證。況且人參：「亦名土精，精者星也。搖光星散而為參；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故人參有人葠，人精，地精，人祥等別名。葠的本意就是藥的意思<sup>40</sup>。

名醫別錄首次提到人參“如人形者有神”<sup>41</sup>，但目前市場品亦可見到人形黨參，因此從藥材之外形亦難以推測其原植物究竟為何。

從歷代諸家本草的考察（圖5）可以明確得知，黨參之名首載於清代本草從新（1757），此應為有關黨參最早且最詳實之論著。僅從人參之名考察，唐代以前本草所記載之人參，應為五加科人參無誤。

唐代至明代間，人參資源枯竭，推測有以黨參代人參作補益藥材使用，且無嚴格區分，及至明、清後諸家本草及醫藥專著盛行，此時期醫家對於藥草之知識逐漸提高，對於藥材之辨別也更加進步。也發現黨參、人參有明顯不同之處。遂有本草從新“根有獅子盤頭者真，硬紋者偽也”的認知。

近代，對黨參的研究不斷深入，已發現黨參屬植物60種。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sup>42</sup>收載3種來

源植物即：黨參*Codonopsis pilosula* (FANCHET) NANNFELDT、素花黨參*C. pilosula* NANNFELDT var. *modesta* (NANNFELDT) L. T. SHEN T. Shen 與川黨參*C. tangshen* OL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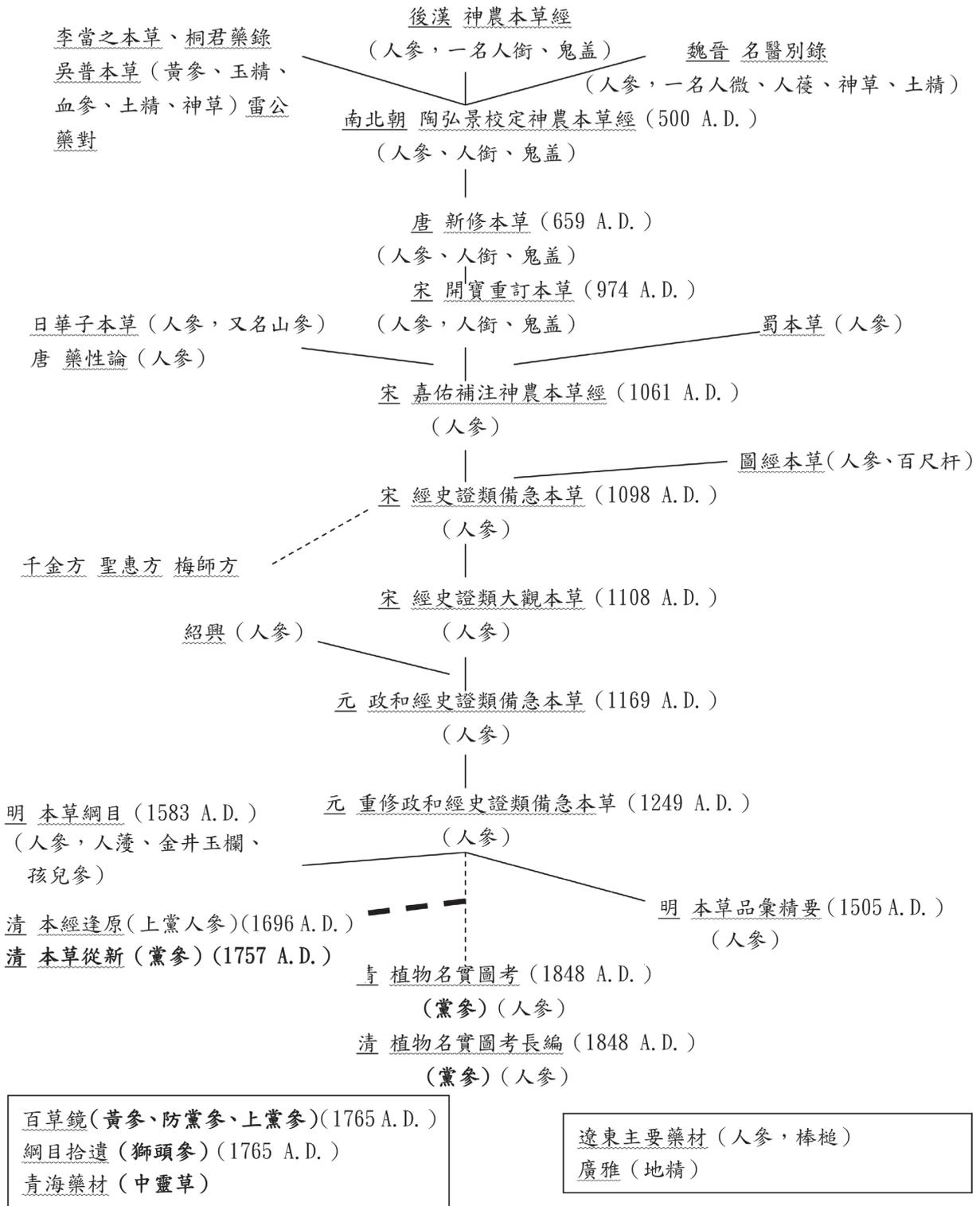


圖 5 黨參暨人參之本草系統圖

## 參考文獻

1. (清)吳儀洛,本草從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p.5,1998。
2. 殷智,黨參商品名稱辨析,湖北中醫雜誌 23(11):49-50,2001。
3. 高學敏,中藥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p.500-501,2002。
4. 王世民,黨參出典小考,山西中醫雜誌 21(6):42-43,2005。
5. 王世民,山西黨參的實驗研究,山西醫藥雜誌 (9):22-39,1973。
6. 南京中醫學院,中藥學概論,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185-186,1958。
7.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歷代中藥文獻精華,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328,1988。
8. (清)汪詡庵,增補本草備要,文光圖書有限公司,台北,p.101,1992。
9.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157-158,1957。
10. 何時希,中國歷代醫家傳錄,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420,1991。
11. 項生長,汪昂醫學全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313,1999。
12. 蘇頌、尚志鈞,圖經本草,科學技術出版社,安徽,pp.91-93,1994。
13. (梁)陶弘景,名醫別錄,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28,1986。
14. (宋)沈括,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出版,上海,p.233,1957。
15. (清)張璐,明清名醫全書大成-本草逢原,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802,1999。
16. 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石家莊,p.20,1985。
17. 王崢濤,中藥黨參的藥源調查,中草藥 23(3):144,1992。
18. 徐國鈞等,常用中藥材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福州,p.1,1994。
19. 何永明,人參本草史考源,中成藥 (23)5:384-387,2001。
20. 武進、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商務印書館,上海,p.53,1921。
21. 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12,1963。
22.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北京,p.17,1963。
23. 尚志鈞,吳普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14,1987。
24.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冊),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p.1826,1999。
25.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冊),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p.477,1999。
26. 高曉山、沈聯德,古代人參基原再認識,中成藥,19(5):39-40;(6)36-37,1997。
27. 尚志鈞,歷代中藥文獻精華,科技文獻出版社,北京,pp.35-37,1983。
28. 任仁安,中藥鑑定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p.123,1986。
29.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北京,pp.233-234,1957。
30.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北京,pp.145-146,1957。
31.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北京,p.249,1957。
32. 鄒陰甲,黨參本草學考證,中草藥 (31)6:466-467,2000。
33. 孫文采,中國人參文化,上海新華出版社,上海,p.125,1994。
34. (清)黃宮繡,本草求真,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106,1997。

35. 宋承吉，古上黨人參是今之藥用人參，明報月刊，香港，225：83-84，1984。
36. 宋承吉，東漢醫經張仲景與真人參，明報月刊，香港，226：81-83，1984。
37. 宋承吉，鑒真大師辨明真人參，明報月刊，香港，230：82-84，1985。
38. 宋承吉，吉林醫藥工業雜誌，1: 33，1986。
39. 柴田承二，正倉院藥物調查研究補遺，植物研究雜誌(日)，66: 1，1991。
40.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上)，世界書局，台北，pp. 149-150，1974。
41.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北京，卷六草部，1957。
4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部藥典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p. 19，2005。

## A PENTSAOLOGICAL RESEARCH ON DANGSHEN (CODONOPSIS SPP., CAMPANULACEAE)

Tzu-Chao Lin<sup>1</sup>, Chun-Yi Chang<sup>1</sup>, Yu-Jen Ko<sup>2</sup>,  
Chung-Chuan Chen<sup>2</sup>, Chao-Lin Kuo<sup>2</sup>

1.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 Received 13<sup>th</sup> May 2007, accepted 6<sup>th</sup> June 2007 )

Radix Codonopsis (Campanulaceae), commonly known as Dangshen or Tangshen, is a popular traditional Chinese crude drug, used clinically to supplement the body, boost vital energy, improve poor appetite and digestive disturbance, eliminate vexation and thirst by CTM doctors. All the existing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or pharmaceutical books before Ming Dynasty have no record of Dangshen. Surprisingly, after the middle Ching Dynasty, Dangshen was almost embodied in every Pentsaological (medicinal) book. Hence it becomes an interesting issue to ascertain that which book listed Dangshen firs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due to the preferable produce of ginseng-"Shang-Dang-Ren-Shen" (上黨人參) described in "Pen-Tsao-Gan-Mu-Se-I (本草綱目拾遺)", Dangshen or Ginseng had been confused as the same drug by the users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this study,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vailable archaic and modern documents regarding Dangshen with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of drug origins, plant morphologies, indigenous producing areas, tribute presenting system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the most age-old ginseng specimen treasured in Japan,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Dangshen was undoubtedly the first recorded and described herb in the medicinal book "Pen-Tsao-Chong-Shin (本草從新)" written by Wu, I-Lo (吳儀洛) in Ching Dynasty (1757). As the result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trapolation, we found that before Tang Dynasty, Dangshen and Ginseng (Araliaceae) were used as generics, and there was no discrimination in terms of the therapeutic use between these two drugs from Tang Dynasty to Ming Dynasty. Until Wu Dynasty, herbalists finally started to differentiate these two medicines. Due to the different origins of plant material, the variation in processing, and the separated producing areas, Dangshen is known to have several homonymic but dissimilar commercial products sold in the market. This kind of bewilderment might result in confusion of drug usage and applicatio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ifferentiate the garbled uses and cognition of the drug, and hoped that our results will be useful for the accurate application on Dangshen for the users and researchers afterward.

**Key Words:** Dangshen,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Pentsaological reserch.